

三彩风·专栏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，洛阳土生土长，现在深圳谋职，闲时鼓捣散文，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前两天晚上，我外出散步，看到一名女子蹲在街角烧纸钱。她神情专注，还不时用小树枝拨着燃烧的纸钱，以使纸钱烧得更彻底。她身边站着一个小男孩，五六岁的样子，懵懂地看着。

走过他们身边时，我刚好听到小男孩好奇地发问：“妈妈，姥爷能收到这些钱吗？”女子的回应有些模糊，我没听清楚，不确定她给了孩子怎样的回答。

在街头给逝去的亲人烧纸钱，

都市清明

作为洛阳人，我对这样的风俗并不陌生。洛阳有“十月一，烧寒衣”的风俗，每逢寒衣节，晚上上街我都能见到“星火点点，纸灰乱飞”。我来深圳时间不长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现象，便有些“少见多怪”了。

我对那名女子的行为并不感到奇怪，就像很多广东人把扫墓说成“拜山”，很多客人选择中秋节扫墓一样，这些只是说法或时间的不同而已。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在深圳这样一座以时尚、现代著称的大都市里，竟然也会有烧纸钱这种传统的表达哀思的方式。

我遇到的肯定不是个例。清明节临近，报纸上、网络上已经有人呼吁给市民烧纸钱划定范围，以实现城市管理和市民需求的统一。烧纸钱能够上升到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的高度，这表明，清明时节上街烧纸钱的深圳人不会少。

上街烧纸钱，或许是那些无法回家扫墓的人不得已的选择。清明节前，深圳数路公交都延长了行驶线路，以方便人们前往郊外扫墓。对于更多远离家乡的外乡人来说，归乡扫墓却并非易事。时代和科技虽然已很发达，可出于距离远近和时间成本的考虑，对于更多的都市人，回家扫墓都只能是想想而已。

人们虽离开了家乡，但根还留在那里。我小时候在乡下生活，每年清明前后，那些在外奔波的人便会回村扫墓。那时觉得这些人长途奔波回来，只为到坟上添几把土，挂几片白纸，确实不划算。长大以后，我才渐渐理解了这些人的心情和艰辛。

很多都市时尚达人，选择在网上扫墓和献花，认为此举方便、环保。不过，对于更多“不太现代化”的人来说，在网络上表达对逝去亲人的哀思，总觉得有些荒诞和怪异。传统清明节与现代互联网的融合，在人们心理上，永远有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
清明真是个浸染了过多思念和伤感的节日，连天气都顺应主题来烘托人们的心情。这几天，深圳的雨季也开始了，雨断断续续、淅淅沥沥地下着，让人们的情绪更低落。难道真的因为清明的缘故，思念和忧伤都开始发酵了？

都市人平时忙忙碌碌，情感渐趋冷漠。清明时滋生的思念，是一次情感的返璞归真。无论多远，那些烧了的纸钱，应该都能找到回乡的路，把人们的思念带回去。街头那个小男孩长大后，或许就会理解这一点了。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，爱思考，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，一边阅读，偶尔作文养心，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老街坊的味道

我居住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老街坊里。这些苏式建筑群被润西人用阿拉伯数字编成号，每当被人问起自己住在何处时，润西人只说在几号，听者也不一定明白。久而久之，人们会忽略润西区的路名，只习惯性地记着街坊号。

这一排排青灰色的老房子，只有两三层高，青砖墙，红瓦顶，楼板有的是木质结构，砖大墙厚，看上去很结实。据说有一年地震，别处的房子被震得晃晃悠悠，这些房子却岿然不动。多年的风吹雨淋，青砖上已被蒙上一层厚厚的灰。雨季到来时，一层青苔会溜着墙脚悄然往上涌，给房子增加了几分古朴、清幽。

闲暇时，我喜欢像闲云野鹤般在老街坊里游逛。这些老房子楼间距大，中间生长着高高低低的树，高的是泡桐、白杨、黑槐和法桐，把一幢幢楼夹在腋下；低的是居民自种的无花果、花椒、葡萄等。

树是鸟的家，有树就有鸟。成群的鸟在稠密的树叶间叽喳，有时像被风吹落的花一样落在人前，歪着头冲人啁啾，似乎在说：“来，捉我，捉我！”等人走近，它却嗖一声飞到了树梢。

在城市一天比一天拥挤，人越来越接近星辰时，这些老街坊就显出特有的从容、宁静和大气来。虽然房子旧了些，却有了历史的厚重感；虽然房子矮了些，却更接地气儿。

住在这些房子里的多是些老人，他们在窗下的空地上，用砖头围成一畦畦菜地，种上指甲花、葫芦、丝瓜等，还有人豪情万丈地利用楼间的空地开辟出很大的菜园子，用篱笆围起来。早晨或傍晚，他们或提着水桶浇水，或蹲在地上除草，过着惬意的“田园生活”。

窗前的无花果树下，坐着一些老太太，一边择菜，一边唠家常。那些大爷们则搬个小板凳，坐在葡萄架下下棋，常常是下棋人不急观者急，观者在一边大叫“快倒扑！倒扑！”下棋的人不耐烦，霍地站起来，指着凳子道：“来来来，你能，你来一盘？”众人皆笑：“没听过观棋不语真君子？”

四周的楼房越盖越多，越盖越高，幸亏还有这些老街坊。它们像一群优雅的绅士、低调的贵族，坚守着自己独特的品格。我不爱去新兴城市，因为一个“树小、墙新、画不古”的地方，因缺乏历史传承而少了人情味儿和生活的本真，故而越奢华越空虚，越宏大越干巴，怎么看都像个暴发户。它挟裹着的欲望和骚动，只会让人心灵不安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老街坊是城市的慢镜头。闲步其间，看树、看花、看鸟、看人，看窗前花花绿绿的衣衫，闻人家厨房飘出的菜香，不亚于一次民俗文化游。光阴的故事，热气腾腾的生活，有血有肉的细节，都在里面尽情发酵。它能使人脚步慢下来，以便心灵能跟得上。

【青墨红尘】



■ 李青

专职编辑，业余写作，中篇小说《谁都救不了你》曾获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冠军。伪装的“情感专家”，著有《读懂老婆，做好老公》《读懂老公，做好老婆》。

愿逝者安息

我的QQ好友里还有一个长期患抑郁症的同事，她几度住院治疗，平时大家都躲避她。有一次，我正在饭馆里吃饭，她突然走过来，坐在我身边，一边哭着告诉我她想死，一边让我接着吃，别理她。后来她真的“走”了，我很残忍地想，也许她这也算如愿以偿了吧。

我现在住的楼里，有一个人死在家里，几天后才被发现。他所在的那层楼有臭味儿传出，大家以为是死老鼠发出的味道，就请来保安四处搜寻，后来又怀疑是天然气泄露。搜来搜去，最后才发现他的尸体。

在同一栋楼里，另一家有个20岁的女孩，大年初四清晨穿着睡衣从21楼跳了下去。

我的一个同事的女儿，我看着她长大的，很漂亮。后来她上了大学，因为失恋等原因，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家里人小心地看守着她，但还是没看住，她趁妈妈上厕所的间隙，从8楼跳了下去。

再往前追溯，我上中学的时候，一个男生课间和同学打闹，突然倒了下去，还没被送到医务室，呼吸就停止了；一个同学得绝症，拖了很久才离世；一个同学高考前的某个周末，从自家二楼阳台栽了下去，头撞上花坛的铁栏杆。那天下午自习

后，我们全班去他家安慰他妈，我骑自行车，在一个路口与大家走散了，最终没看到他妈妈痛哭的样子。同学们说，大家都哭了，然后对他妈妈说，全班学生都是她的孩子。现在，我连那个同学的名字都无法想起来了。

这些早逝者，年纪最大的也不超过40岁。

再往前，就只剩下一些记忆片段：外公死的时候，我还不到5岁，只记得站在焚化炉前，看着他的身体被推进去，然后出来的是一堆骨灰。我只是好奇，没有伤心。祖母死的时候，我更小，只记得很多人围着棺材，她很安详地躺在里面，在一片哭声中盖上棺材盖子。我问身边比我大一岁的堂姐，大家为什么哭，堂姐说她也不知道。

在我的亲戚中，有一个孩子9岁时长了脑瘤，已经去世好几年了；有一个的两岁孩子，因为家里阳台栏杆间隙太大，他竟在六一儿童节那天从阳台上掉下去摔死了；还有一个男孩，已经二十出头了，长得很帅气，也很有出息，却溺水而亡了。两年后，他父亲也选择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清明节快到了，愿这些早逝者安息。每次想起那些逝去的生命，我就觉得，活着真的很难，但活着总比死了好。

有个朋友得了癌症，已到晚期，我几次想给她打电话，号码没拨完，我就放弃了。后来，我几次在QQ上写了一点东西想传给她，但又删掉了。

我真不知道怎样面对她，安慰？同情？鼓励？健康的人可能永远无法体会生命将完结时的感受。后来她“走”了，我的QQ好友名单里还一直保留着她的头像，只是这头像再也不会亮起来了。